# 辛巳泣蘄錄

辛巳泣蘄録一書宋趙與褣編見莫氏
書目史部雜史類第廿二頁昭文張氏
金吾藏有舊鈔本罕見堅係此本也

# 辛巳泣蘄録

從政郎蘄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趙與褣編

迪功郎蘄州黃梅縣主簿録事叅軍兼僉廳陶時叙覆勘

嘉定十有四年歲在辛巳二月九日蘄州得隨州太守許都統國初三日牒云有探報人申金賊已聚人馬在息州意欲擁衆一道渡河打擄時聞大金見欠三月糧草諸軍只給十日口食前來我界宜多方措置以為提防

之計
初十日得張都統常王都統辛報與許隨州
所報一同本州得報之後人皆曰虜未必深
入是日太守李國録誠之通判秦鉅會屬官
集議于安民堂出示諸處報牒太守語寮屬
曰五關可恃否教授阮希甫曰或者之議為
不可恃似聞尚有私小路槎塞不盡與寮曰
虜人多不由關隘亦不特有私小路而已但

有山腳可登之處彼盡能擁騎而上知縣林榮曰是如此又云關內有取德安府從黃陂一路自可長驅使虜知之亦不由關隘而進矣倅車曰何慮只五關決然可恃內郡可以卧治太守笑曰且看秦倅又曰宜速差人前去硬探仍多支錢與其去庶幾看心太守曰然

十一日差兵士朱椿等七名硬探每名支銅

錢會十千
十二日使府帖防城庫排鑿弓弩箭應　軍
器是時與叅提督防城庫躬下庫點檢共差
兵士五十人入庫内點檢得弓箭有七十萬
弩箭有三十五萬有竒是日差弓匠打練弓
刀又點檢得有划車弩八十五座箭約五萬
隻當申州添差
其日亦准制司催造紙兠鍪一千副本州實

自去年十一月造至二月十五日造此数十三日使帖行下防城庫點鉄甲大小共有五百副兠鍪五百二十副長鎗五百條麻劄一百五十柄是日分俵上城戰楼内安頓以備不測
是日委四門官兵緝捉奸細
十四日州牒差濠寨吉亨劉成就五通廟内添造五梢砲五座旋風砲五十座又牒催造

木弩五百張

同日教授阮希甫狀申集在學射士二百二十人乞支給弓箭是日出弓箭五萬二千隻以給射士上城准備策應

十五日探報申虜賊初九日已渡河大約人馬數多時守倅知縣俱出廣教寺勸農未幾間衙探報知府喫酒不了就呼專行司手分牒安慶府及申制置司催會合運遣仍備憲

司牒下諸縣催發民兵上關捍禦太守歸州治遣虞兵傳語府判諸寮屬官請議事有言虜賊已渡淮河我不可不為備應同官有能諳曉守城事務者各竭智獻謀以預為之備無待臨時阮教授拉與寮與林知縣甯主簿進稟曰希甫輩無過一書生耳若有大軍在此屯駐相與運籌如數馬一事却非素習太守笑曰吾輩何事數馬只要相與畫策太守

又曰嚴監轄剛中曾守盱眙參知守城之策

又云蘄水董尉每每見其弓馬自矜府教授

阮希甫答曰董乃名將之後必熟陣伍之事

且本州素無重兵萬一虜賊衝突而至誰充

主將調遣若申制司何能便到眼前此尤利

害之急於是太守檄二公入州同共措置邊

防事太守又曰誠之知郢之日寇犯隨州亦

嘗措置邊防粗知其略彼恃衆人先有守死

之義令守蘄春三載兩遇危至頭顱七十書生輩已兩任邊守有何不得正當駸駸入土之年所欠惟一死耳他無所戀況誠之屢有丐祠之請亦只是求一死所萬一危至只得與同官死守

十六日本州牒黃梅廣濟縣各起兵一半上州捍禦

同日王太尉卒報十三日虜蟻聚關下除已

將帶人馬前去迎敵外牒州嚴作隄備

十七日有十一日所差硬探朱椿回申十四

日黃土等關已爲賊虜所破聞諸關失守萬

弩手與張常等軍已潰散至麻城

同日准提刑司十三日牒催蘄水蘄春民兵

上關守禦是日諸縣亦節次發到民兵即便

起發上關

同日申樞密院與諸司催援兵策應黃州

日午同官過廳倅車偶與同官云今日遣承局飛馬通相君書力乞援兵及言蘄城利便事已約三月十二間到後來又得相君書報云及利便深見拳拳體國之誠貳車到郡之初亦嘗語太守與同官曰吾蘄春為內地常宜多方措置備禦之具又云有備無患如修城聚糧團結民兵招填廂禁軍亦不可不留意每旬教閱市兵宜放房地等錢蓋市兵教

閱一日則一日營生俱廢官司既無所給若
免其房地錢庶幾補其一日之勞太守亦然
倅車之請自此立以為例
同日遞鋪遞到蘄黃州僉廳廣濟張籌震發
十六日午時書報云前日劄探所報虜賊此
來皆不持粮其意必在速戰令光州申到一
面關聚義甲入城想是自見其頭重故為閉
門不出之計虜既無粮必不頓兵堅城之下

其勢只是推擁衆直犯關隘關上人數不為
不多但未保其皆能死守提刑見此辦行親
自上關督戰在使州亦須為守城之備欲乞
差謹信得托人来此劄探
同日出弩火藥箭七千隻弓火藥箭一萬隻
蒺藜火砲三千隻皮大砲二萬隻分五十三
座戰樓准備不測又給木桿鉄鎗一千條帋
兠軟纒五百副俵散上城守禦軍民并發鉄

菱角三十籮下城鋪撒以防金兵衝突
十八日准提刑司十七日牒報虜賊已抵麻
城
同日未時李國録先生回廣濟張簿震發書
云誠之昨日遞中發書乃十六日午時備悉
不持粮之説隨州報來甚詳想必是如此但
光州既爲虜人牽制閉門不敢出令堂堂而
來據報探人節節報來皆言虜已打破關在

關裡劉寨令犇避百姓源源不絕聞關上民兵皆潰散大軍亦潰者果然否張軍帥今在何許更不見消息憲使督戰之說甚好但不知過得住否此間無一可靠民兵已發一半羅田又不可抽起令只有蘄春民兵一千人與兩禁軍又無人可使殊為可憂令只得多鳩集招收急為區處有所聞望時時見報昨日已遣人往黃州抄劉動息不知曾申制司

求援否彼中若無兵自可急遣來此協力倉
卒不暇作字幸台照
至晚得廣濟陳知縣允迪所錄張簿之書大
抵與十七日書一同
是日秦倅會同官偶云去年六月之官道由
四祖以長學生未得歸侍嘗許水陸一會約
今歲勸耕日親詣山還寨既聞虜已過淮不
及親往若遣小學生去令怒或者謂鉅托名

遣于先遁未免且止令吏人葉茂往代拜鉅
且留此與諸同官熟議守城之策
是日太守與同官皆着綠布袍乘騎出入獨
秦倅着白布袍至午守倅而下各上城及下
防城庫點檢防城器具又委司法趙善典團
結市兵
是日蘄水董尉至言尉司差人硬探聞金人
已到麻城蘄水縣官擬欲移治太守荅曰蘄

水既無城壁不應使縣官徒手向前且看事勢如何郡又區處又言近准憲司差委戡前去點檢諸關令録守關人數便見無人可守如黄土關只有百五十人白沙關有三百人大城關有百七十人脩善關有二百五十人本陡關有九十人關之相去有百五十里或七十里或百里者歷說五關之不可守又況首尾之不相應耶又曰戡之奔馳勞瘁異常

點關之時虜已渡河昨晚方奔走到家尚未
與官長言五關之事被檄此來就挈妻孥已
抵郡矣李亦不暇問曰仕宦於蘄安知有此
等事
同日監轄嚴剛中繼被檄至使帖委同充守
禦局官亦有利害數事失記其實與衆曰蘄
州城池四門皆無所慮獨有師姑潭一壩虜
人一至必來窺伺何故外河乃是沙渠大雨

之来水漲兵不可渡雨退無過一二尺水是人可涉李守曰此處誠之亦正慮此續後遝得諳曉人陳興江士旺等專一措置堵禦十九日探報人申十七日虜分兵到團風十八日晚番人已圍黃州同日虜賊回退已報大隊前来宜急守城壁於是太守亟告僚屬分管地方遂棧吊橋閟閉城門

同日有張常守關兵將潰散前来獨有承信

郎統領江士旺將官陳興沈祚將帶一百三
十人入城情愿乞守城壁太守云既是潰兵
此豈足托倅車與　與寮同稟太守曰闔隘獨
有一門軍兵力單弱寡不敵衆無怪其潰今
我衆雖寡幸有城壁金在危我處甚安正要
此輩共與堅守彼之弃主將之罪已不可恕
今能為我守城他日功過可以相補太守然
其請于是分布諸隅各給以生券戒以守隅

盡俯首聽命願以死報

同日廂禁軍民士兵各日支錢二百文米二升半太守親詣城撫諭不拘上下應守城人每名各犒銅會一貫酒一升至晚發嚴守城人唱連珠喏整齊氣象甚壯倅車曰守城人聳勢整齊如此金賊知吾守城有人疑惑未必敢進府教授阮　希甫曰賊如何敢便輕易到城下且遣人視我城然後敢進

二十日安四門砲座司法趙善典抽市之單丁者六百人分棧砲索司法申乞照市兵例人給米二升錢二百太守提其申

同日添委江州統領江士旺專一守西北團樓添將官陳興同教授阮希甫守南門添將官沈祚同知縣林棠守北門添訓練官陳信守西門團樓知府李國録帖委安豐軍民統領官孫中充都彈壓守城人兵

是日亦准制置司劄子行下取出孫中一行十五人守城孫中時因安豊汪倅捃拾借兌生券錢事送本州根勘江士旺領兵百餘人斫鹿角木槎塞西北團樓下師姑瀆壩上及于西北樓下釘絆馬椿人工未就

是日望樓子陳富報虜賊已擁衆至西門外廣教寺山望城崗山腰劄寨數百處耀旗俯視我城壁收馬二千餘匹於山下但州城尚

隔河未敢近是夜金賊約有二千餘寨每寨
燒火一堆映照城中列炬不可勝計擺狗鋪
其聲如狗
都監張武翼廣守北門　監押温保義玉守
西門　監務梅成忠舍守南門　判官趙迪
功汝標充錢粮官　監嘉興府新城酒稅姜
成忠應春充防城庫受給官監廟秦武德安
工進武副尉林安仁進武校尉王明進武校

尉吳宗政指使鄭保義俊充東隅戰樓守禦
官進武校尉王大明監廟劉保義忱指使鍼
成忠廣充北隅戰樓守禦官三湖巡檢雍承
信郎顯新宿松主簿梅迪功必勝監廟陳成
忠師問充西隅戰樓守禦官巡檢李鈞充帳
前佩郎官
同日委守禦官已下籃笓籬牌本州九里三
十六步之城共一千三百女頭率廂禁軍民

兵市兵共有七百人每人管女頭兩座

同日牒廣濟黃梅縣民兵四百人入城守禦

餘各留縣保護鄉井

晚報新兵已至分流鋪田家山諸鋪已捲遞

角不通約金人有馬騎三十餘匹步軍三百

餘人守倅諸語寮曰金兵不多宜遣兵以遏

其來路于是抽守禦統領官李浩立白旗於

州門如願前去迎敵虜賊者立于旗下當與

厚賞如生擒頭目賞錢一千貫給承信郎公據一道事定奏功斫到首級及奪到軍器錢一百貫賞官三資人給以歎纏一副隨其武藝給以弓箭鎗刀長斧一日之間有禁軍一百人民市兵二百人茶商弓手會等五十人願效死戰每人給官會五千乾粮一袋與衮親自監散各先唱官三資以激其勇人心奮發願行

二十一日太守委監轄嚴剛中借補迪功郎戴栩充督戰官進勇副尉李浩充統領進義校尉王文明進義校尉鄧宗充正將是日早出軍巡敵至橫槎橋十里迎見虜之遊騎約三百餘人正將鄧宗教頭張富等為先鋒直入虜陣自辰時鏖戰至午虜見我軍勇衆難支奔走退遁我軍追襲殺死番軍數十人生奪到驢一頭皮甲數副弓箭鎗刀等張富等

一十三人傷重死于陣前監轄嚴剛中柚田
人馬入城急報太守
同日本州守倅差洪春十人為硬探各支官
會十道通判犒添賞錢二十貫省至晚兩名
先回報賊已至蘄水是日阮教授上守城利
害十事並失記其實
二十二日洪春申自蘄水來云虜賊十七日
燒上巴河十八日金見在下巴河又申十九

日至蘄水望見先燒神光觀二十日燒蘄水
縣是日上下巴河百姓擁併奔竄携孥扶子
入本州城哭聲震天
同日早李國錄先生再與張簿書云聞虜賊
打破關隘官軍既皆潰散張軍帥亦不知所
在或言重傷不知果何如聞已被遊騎燒了
團風黃州已燒城外屋宇事勢急迫如此奈
何最是上巴河路擺鋪不通消息隔絕奈何

不知憲使有何處置更不暇作書又不知麻城令何如所傳皆不一千萬速報前所遣人乃不即往令再遣人往抄録所報事宜草〻布此韋台照

同日造大麻㮰五百四十副竹啣筒一千一百副分五十四座戦楼准備又埋金汁鍋百二十隻于四隅及五隅官排門率百姓水缸二百隻上城貯水以防不測

至晚有蘄春管下董應能徐彬徐杞黃思明等團結義甲二千人于北門外防扎彼時惜無人充主將與之調發應敵後來四城被虜圍閉錢米不給終〻為虜賊擁衆衝散

同日太守李國録誠之通判秦朝請鉅置將軍帳于西門袁學録家庇處督戰近城充本州都統轄民兵事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督戰軍馬趙與衮置軍帳于袁學録後

園亭于此處近受敵西門提督民市兵趙司法善興教授阮希甫江州統領陳興充南隅守禦官蘄春知縣林忠翊傑新鄂州武昌酒税安忠訓元恭蘄州蘄水縣尉董忠翊戡充北隅守禦官 蘄口監轄嚴承直剛中主簿寗廸功時鳳監廟趙保義汝寄充東隅守禦官 安豐軍統領官孫中訓練官曹全本州監廟李俊充西隅守禦官 都監趙脩武師

瑾守東門駐泊張武翼廣連接巡邏徹曉是夜諸隅守禦官各宿城上

二十三日本州西門方始清野時北門守潔林知縣榮申有青山鄉學生董應龢總首徐彬等捕獲奸細盧四名立供原係壽州下蔡縣人氏自嘉定二年招安過淮分居蘄州新

有頭目人張奇八郎常令我與其家張二張三韓四王小乙等歸北界報信每一次歸

去做草鞋一担歸大金界貨賣每月仍舊在
蘄州冐請錢米盡是張奇收管盧四仍舊往
番界歸德府居住種田為活令年正月蒙王
萬戶差人前來喚盧四等為鄉道官初九日
盧四等同大隊人馬渡淮前來打擄要打麻
城迤邐至蘄黃等州已先令張二韓四于二
十一日從東門浮橋入城與張奇八郎相約
二十四日於新寨放火為號與左監軍等內

外相應從西北團樓打入城中阮教授出示教諭洪樞子師所説又詳與衮與阮教授曰急禀知守倅太守聞知急帖四兵官與緝捕多方捜捉令奸細已入在城内萬一尋不着何以為策是夜數處火發隨即撲滅又引示總首洪樞勒盧四再供韓四張三面貌長短衣服色號及年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既得其實萬一解來為虜所奪其為害不淺不如

就委洪樞梟其首級前來令衆無過一斬矣本州雖知奸細分明終日不獲與蔡又與阮教授設謀請司法趙善譔察喚頭目人張奇具歸正姓名誘以守城之事其奸細三名者皆在張奇所其之數與蔡又語阮教授曰奸細三名已在吾掌執中矣阮教授曰甚好既得此正騎虎之勢宜急下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爲魚肉矣於是點留三名充帳前

使喚餘盡令歸寨聽候呼斗分撥守城既去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所言與盧立無異太守以張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無異詞又據方會人等喋喋告說其日與李浩人馬前去與虜迎敵時張奇亦預方會名數同往彼時張奇虛放一箭竄入虜隊亦疑其有私約州府聞之即指揮速即根勘此一項情節其張

奇供出其日果曾入虜隊中約二十四日用草鞋戳于鎗頭上為號令番賊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名同謀來歷分明即付與叅先將三名斬于市曺人心稱快一面委司法趙善晎領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供無異是夜就請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囊篋有如欻硝硫磺方箭鎗刀家家有備是日守城人尚未披帶而張奇等身已着軟纏乾粮在腰

獨張奇之家有黒旗千餘面及有蘄黃安慶鄂州興國武昌等城圖又有白關外蘄黃江州諸處里數又有大金王萬户等去年十一月往来書信則知歸正遺類皆不宜之置邉面州軍所可慮者不止一州是夜則勦盡其餘黨倖車又曰城外諸寺尚多此輩不亟除為害不淺乃即告示各鄉總首盡行勦除據總甲申来施行間而大半已先入虜隊獨所

存者婦女而已當日雨作溪水泛漲時有數騎往來沙河兩岸若相視措置過溪之意是夜賊仍舊扎寨於廣教一帶每寨亦各燒火一堆直到天明列炬不滅前夜金兵聲連相接為狗吠之聲聞之諸卒曰此正所謂獵狗鋪也太守自此夜宿於東學錄大廳日逐視事於此並不曾回衙與　與黍宿於西樓阮教授宿於南樓林知縣宿於北樓寗主簿嚴監

轄宿於東樓

二十四日虜賊擁衆下山直至下河渡吁吽張奇八郎如何不出来莫悞了我太守登城撫諭又親聞虜賊吁吽張奇八郎始知所斬無愧

是日有馬騎數百疋下河試水之深淺

至午又有大同鄉總首康蔬狀申迎見虜賊殺死番軍及奪淂衣甲等有北塔寺歸正人

引前被徐彬已殺死委是大獲勝捷
是日廣濟縣民兵二百人打入城分在北隅
守禦至午時雨大作有一番人手執雨傘身
披蓑衣自上河來沿濠巡視將迫我城呼亦
不見應遜中以箭射之亦不須低頭而走已
從巳節山路而去 此是間探無疑
同日又斬張奇等家屬
是日州府告示家〻各點夜燈以防奸細司

法申連日以虜寇入境百姓皇皇無暇營生日來油價頓貴小家點燈一盞至天明非一二百錢不可申乞出榜曹市放房地錢庶貧者以地錢為買油之助太守從之

二十五日虜賊用隔河人家門扇為挨牌列於沙河畔扛枋及小桁條不記其數前來搭橋與褒准本下令速遣陳興將帶弓弩手百三十人與茶聶友中等槍叉手自南門對岸

以迎之阮教授同與衆督戰須刻之間虜賊
下河釘樁絞纒橋道被我軍射殺不計其數
于是又以門扇護身入水打樁其箭如雨而
不顧性命我軍又以大箭射之方熖之始又
被賊以水撲滅箭鑿無所施巧終不敵其衆
多河之北岸有所謂銀牌郎金牌郎執刀斧
以脅造筏之虜不向前者斫之至晚金大擄
擁衆絞筏已成太守與僚屬曰不宜聽其造

成亟遣兵以燒之于是又遣陳興等一百三十人佐以茶商弓手百餘人是夜再賈勇而前被我軍弓箭射殺及中傷落水者不計其數仍施火箭燒斷道頭抵暮而歸太守唱轉各人兩官

二十六日溪水漸退賊擁衆仍前不畏弓弩再搭橋道過于西門角水陸寺前搭立硬寨巡視城壕又開掘水陸港口放泄壕水有番

人以索來試水或用竹竿而探水者皆被我
軍射退虜賊懼羽箭之不可近于所探港上
橫以枋木如排箕子之狀遮護矢石所探之
人藏身於下射中者挾之歸寨既退復來須
臾圍燒我戰棲又被我軍以竹唧筒作水箭
噴死其火賊猴喊而退諸軍曰此虜賊嘁城
也
同日太守批牌傳令應在城守禦官如遇虜

賊前來各隅所管地方攻打城壁須管盡忠
竭力隨機應變務在勦絕毋致墮落虜賊奸
計續又批銀牌傳令應在城守禦者各賞五
官至夜守城之人奔走趨上城不計其數各
乞預名人皆以保妻子為念人心賈勇至晚
肅然孫中發嚴一罷氣象愈壯于前是夜遣
獄子李信催援兵及催安慶民兵
同日虜分二百餘寨于嚴家山左右每寨亦

燒火一堆如列炬焉
是日番賊馬步軍盡過西一帶村落打擄至
晚擄人擄得牛隻約五百餘頭每一牛各有
一婦人牽之
二十七日番賊擁三千餘人併力東南圍樓
對過侯家潭閘採水港所執鋤鍬之人皆被
擄賊用索串其髻者千餘人沉教授飛告急
太守當遣其子二機宜士允隨與參同府判

領帶弓弩手五十餘人直趨東南團樓下策應阮教授又調統領江士旺陳興等併力攻打當有銀牌郎番軍頭目一人用鐵簾遮護直至港上督戰用工被將官陳興射中耳門倒斃隨見番軍五六人扶策回去其餘射殺中傷不計其數須臾退走申州報捷知府通判繼而親上城撫諭又各唱犒射賊人三資而陳興特唱五資支賞錢三十貫

是日金人不住掘泄水陸港口至夜虜各歸
寨知府令與衮召募茶商民兵有胆勇者燒
其所排枋木填其所掘水港須臾陳興等有
五十餘人各願請行人各先支犒賞至二鼓
下城濠渡奪得遮牌無數燒其枋木填其所
掘之港虜賊各潰我兵殺死番兵數人其餘
寨雖知而不敢動但暗放鞭箭而已我軍亦
無所傷

是日　與褣調發北門外義甲董應龍等三百
人夫生擒番賊七人所到首級十枚太守各
喝三官錢五百貫
同日太守又遣人賫公文求援
是日又與阮教授寨主簿撰檄大檄義甲民
兵內外勦除檄曰蠢茲金虜窮入五關春我
蘄城獨當一面雖城塹有高深之險而將士
宣捍禦之勞然念五縣英豪四方忠義久被

朝家涵濡之澤豈忘州郡攻圍之憂爰寫忠誠用咨英傑剗殄不道之寇大是無名之師以吾民恩交義結之心相為響應如彼衆偷合茍從之勢立見勦除宜各殫所蘊之長當共赴有為之會或斬將搴旗而秉其始至或斫營破柵而掩其不虞況今兩澤霶沱河流漲溢用天時而遏其遊騎因地利而斷彼歸師功名皆在於斯須機會宜乘於頃刻靜胡

塵而安邊境尚各効於廳功申制府而奏朝
廷必厚加於旌賞故茲襆諭各請知悉
同日西門士庶各出錢為犒賞之用一日須
約五千貫解赴帳前
二十八日虜賊復來開掘水陸港我軍愈射
而愈不退又别運枋木前來我軍又以砲石
擊打掘港之賊虜望砲起則鳴鑼以報餘黨
賊聞鑼響則皆避於枋木之下多方設計無

所施巧
是日又見賊衆各斫竹篠束縛稻桿四散堆
積與衮等逐料其必是堆河飛申本州知府
札令多備火箭以待之至午時但見四面號
烟三條直衝而上又見東門守禦官寨主簿
嚴監轄報虜賊搬人馬過東嶽廟左右交鋒
至申時望樓子陳當報番人牽馬四足從下
河所絞橋上過馬點燈而行虜賊有扶策而

歸者有帶血者四門已閉但不知與何處援兵交鋒須臾有百姓兩人衣不盖體赴水渡河至城脚下稱安慶民兵前来策應至嶽廟迎見番賊被番賊殺死不計其數有下営統領與催援兵人李信俱被虜賊生擒方知安慶民兵已至而不進之因

一更盡東門報有焦太尉遣兵硬探到峙有將官單不記名等二十人自来家亭伍百寺

劉公河洗馬灘桃樹山路來吊上守城每名
犒設銅會一十貫酒二升日支生券
是日番賊擁衆前來燒毀四門吊橋司法趙
善㬇領市兵與孫中陳興等往來射賊賊各
退遁
同日知府又撫諭百姓各自安業營生
同日東南北門各歛錢共三千貫解發至太
守帳前犒兵

當日太守傳牌報四門如各隅有獲捉之人請徑自唱賞錢却申來交撥是日虜賊騎圍城數重

二十九日知府告示諸隅堆積火把多置金汁鍋仍告示百姓般傳磚石及街石與楔柱列在一千三百女頭之上以為備城橋木之用人心奮發須刻而辦與裝與諸隅守禦官兵上城提督晝夜巡警未嘗解甲又備火籃

松明以照城脚

至晚又有蘄水被擄婦人走回歷言虜賊在廣教寺已造雲梯數百張又造牛皮洞子二三個造砲三十座稱說初四日定来打城

是日虜賊百餘人燒師姑潭壩上鹿角城上以硬弩五十人射之又調簽江士旺孫中陳興陳信李斌等將帶百五十人直下城以搶之殺死番領一人番賊三十餘人陳信生擒

一人吊上城而賊已傷重氣絕身死斫其首級令于城上奪得銅印一顆印文都統所洪字印其印背云興定五年正月行官禮部造收兵歸城太守給官券各〻十千又喝官三資委是勝捷

是日本州遣帳前佩印官獨木巡檢李鈞帶領銅會一萬貫往黃梅廣濟縣准備給犒援兵

同日虜賊方安立砲座於沙河内望見番兵往来經營之狀

三十日虜賊又造上河橋運竹把擁併而来堆垜城濠一無餘地皆我百姓婦人搬運聞是擄到黃州蘄水麻城上下巴河之民搬運不絶

其日有北門外文頓坊税戶黃思名等入捕獲番人秦順據供係潞州人油麵行為活鄴

王起為我軍日支麥二升有妻一人子一人
在家各請官中麥二升隨逐左監軍人馬前
來打攜自黃州分正軍三萬人來打蘄州本
意只來打巴州便回即巴河也實有蘄州歸
附人盧立與張奇張三韓四說來打蘄州不
妨彼處無大軍守城只有民兵四五百人所
以遣我前來又供稱左監軍來到未敢打城
等監軍到來方打城壁監軍完顏與約黃千

戶耶律千戶共有三萬人來又有毛克攻下五人千戶人馬三千人鄧王指揮許半月打擄即便收兵次日將秦順斬于市曹押出之際口說大金鄧王無道連年用兵使我兄弟五人皆死於軍歌唱自如曰生為潞州人死作蘄春鬼

晚有蘄水鄉民黃小三妻阿李被擄拘留廣教凡十有餘日脫身遁歸至北門城腳下當

用索吊其上城其道虜人又有左監軍完顔
悉有五萬人馬見在寺造砲石雲梯牛皮洞
于約初四日打城與二十九日蘄水被擄婦
人所言一同

三月一日辰時望樓子兵士陳富報虜人擁
衆前來圍西門當調發孫中江士旺陳興等
准備弩手以待之
至午時賊擁過吊橋被我軍射死不計其數

及西之皂角樹下一衣長甲軍坐於交椅之上方開弓弩欲射我戰樓上人被孫中一箭射倒在地金人擁前拖去又被我軍亂箭射中數人奔走前去

至午節次探得金人拽馬騎千餘匹過南門劉寨擺過北直至廣教山望城嶺後橫樓橋南至南禪寺東至嶽廟西至令家後嚴家山度其姦計一則把截以防東來策應之師

是日太守同倅車詣諸廟拈香祈保城隍

同日虜人于西門外張鑑屋地上造望城樓

一座窺視我城内虚實與衮見賊人上樓窺

視我城中之兵勢遂于四隅抽差乂手五百

人又以雜婦女小兒多張旗幟携作數隊為

伏兵遶城耀示金賊委兩將官騎馬以統之

其賊望樓之兵果下樓以亟報虜人

初二日有蘄水百姓王七〻自北門赴水渡

河稱被擄去金人放歸口稱令我賫書請本
州受降知縣林癸弔其上城解至制幹行司
與參即請稟太守曰度其書無過辱國之語
不必開看其王七〻乃吾民苟活偷生為虜
將持書以辱吾國太守令即斬之于市曹是
日羽箭射辱國之書數十紙太守以銀碑批
諭守禦官凡有此書並不許開看仰仍舊射
還金賊違者依軍令行遣射還之時諸軍大

罵賊黨吾乃大國不受此書云汝金國既爲韃靼殘破所守河南數郡而已若非汝以金帛子女以愽安靖安至今日我本朝好生惡殺不肯遣兵殺死鄭王令不自保殘喘輙敢興兵前來是自取其禍也今聞汝欠三月之粮遣兵前來打擄兩郡城外既爲汝等蹂践擄掠蕩盡若餘收兵回汝金國我亦不遣兵追襲況蘄州乃牛角之地有來路無去路汝

等萬一更猖獗無狀我定遣兵百萬分路把截使汝匹馬隻輪不反毋貽後悔賊皆俛首不答

是日與褒又撰檄以招降金賊其檄曰洪惟我朝每以兼愛南北為意凡待隣境惟有不殺生靈之心祖宗畀付、相承社稷靈長往々賴此在今日之對壘實彼國之造端汝主不自省恣肆為不道外則困于韃靼而懷

遷怒于我之恨内則失其臣民而起歸罪于
我之私雖竊據于汴京尚有稽于天討蓋逆
順曲直我自有定論而存亡成敗聽彼之自
為何期反肆于侵陵是用載嚴於備守城壁
素堅而糗糧素具士卒素練而器械素積援
兵蟻聚而來義士蜂屯而集各揚威武盡奮
精忠我師既遣於戈矛彼衆必為之虀粉是
用仰承厚德撫示招安投降歸順則旌賞之

必加潛遁竄逃即追擊之勿襲苟執迷而不
悟定勦戮以無餘幸思去就之宜毋貽噬臍
之悔故茲檄諭想宜照悉
初三日番賊擁衆搬抬雲梯砲座攻城誌其
前來攻打城賍
是日事多吏輩分頭督戰應有申狀一切器
去祇用片紙親寫飛申使府與參急以片紙
飛報本州太守親批報云如賊用雲梯登城

宜造鬚鈎用麻索拋搭近前施矢石者自施矢石急用長斧數十柄准備斫其雲梯但要脚手急速為上則賊不可得而近也 誠之上瀆司理兄與彖即調發將官江士旺陳興孫中告諭官兵一如知府批諭之策射殺番軍無數

是夜又有茶商軍三十人請出劫寨當夜殺死番軍八人奪得番鎗二十條番刀七把大

小鐔十五副皮牌五六面弓四把

是夜正望援兵不來至二更有百姓蔡汝霖二人賫杈司張亨白旗前來稱有急脚于東門麾旗為號甚慰滿城懸望之切本州逐日遣人麾權司張亨旗號等候並無消息

是日秦倅率百姓詣五通廟祭陰兵倅車曰鉅自虜人圍城一家食素已半月矣小兒子事斗尤虔每夜朝禮誦經亦只為一城生靈

與骨月之故
初四日金人擁衆皆以白布包頭前來西北圍樓號哭我城與衆即遵用兵法殺狗一隻去其心肝以所奪番笠番禮與狗披帶用長鎗戳起以厭禳之彼哭我樂又呼妓着紅衣動細樂于戰棚上金賊自午至夜哭聲不住其日西南角番賊亦擁衆于城外開掘水陸寺溝河水當夜二更又調發陳興等賈率訓

練官陳信合千人陳俊部領水手等人過河
前去劫中賊寨奪到番艚九床軍器等
同日午虜賊擁衆驅迫我界婦女將向之所
稽竹篠竹把前來填西門一帶濠巷五處皆
發孫中陳興盡數用火箭射之其竹篠五七
處各已燒盡虜賊更無所施申州報捷衆曰
多有我界婦人又恐射了我界之民太守曰
此等婦女被擄苟活偷生尚為彼用縱射殺

我界人乃以保全城內許多生靈亦無奈何
至申時賊見火箭甚衆又遣婦女盡刈田內
新麥草桒擁併前來填壕又驅婦女搬所燒
地上磚瓦壓于其上我軍火箭不能施巧遂
被金賊以門扇爲挨牌擁過羊馬墻下與衮
與判府欽受等委陳興選搶叉手下羊馬墻
內賊入即殺之於是分頭掩殺下濠賊敗北
奔走奪得番人軍器斬到首級十餘顆收到

弓箭三萬餘隻箭上多有毛克攻下千户印
字亦有黑桿箭聞是頭目人射底
是日太守令速上布袋五千隻告示營婦百
餘人併手做造遂得以遮砲之用
是日晚有虜扛廣濟縣牌額自南而北回庚
是焚燒縣治無疑
初五日金人軀我界婦女扛鵝車洞子百十
座於河岸與袞急飛申本州太守親批與與

衮云聞賊扛抬鵝車洞子意來攻城古法候
其近城宜多熱煎金汁澆灌其皮又使麻油
肪油澆其上用火牛燒之皮自然縮作一塊
則賊無所施其巧至屬誠之上覆司理兄與
衮即調發諸軍一如前法以應無一不勝賊
見其洞燻熖不可近但遠望又腰騃看而已
至午金賊又於西北團樓燒我軍所埋墒上
鹿角即於墒上羊馬墻外用松木八十餘條

立起對我團樓其高過戰樓數尺又用土布袋為幔道意搭雲梯以登我城是夜無策以攻其退事勢危急又急呼諸將官聚議欲用火燒對樓而相去有三丈餘地火抛不到太守與與衮曰如諸軍能燒其對樓將官支賞銅會一百貫餘人三十二十仍舊喝官兩資是夜又委司法趙善㬊督統領江士旺陳興三十餘人下城直趋對樓下燒之城上令民

兵吏迭送下火把至三更對樓焚盡即飛申
報提知府親批付與褒令丞以所許之錢分
賞諸軍人心大悅同日守城之人太守勞以
牛酒犒以官會
是日賊於羊馬墻外窬穿地道五處急飛申
本州太守以小批報與褒曰如賊窬穿地道
入來宜多方措置小口缸子對其所掘處埋
之兵法謂之甕聽如近則對取一穴又准備

硫黃砒烟以薰之洞口宜多准備又槍手以截其入是日凡遇賊所掘處皆埋一缸窬穿不住
當日北門兩處亦被虜賊填過濠窬穿三穴南門亦有五處
是夜差民兵槍叉手二百人茶商軍二十人土軍夯手三十人廂禁軍一百人下城守羊馬墻夾擊所掘地道又用火牛燒之其賊不

能施工而退

至二更賊射虛箭于西門上守墻之兵衆噉趕殺一聲其中有禁軍張迪胆怯攀上禁城民兵二人又以槍桿取其上守城官李保義所申當依軍法行遣申州照會太守曰身為禁軍未見交鋒已先遁走豈茭脊杖可以盡其罪遂斬於城上以令其餘守城之兵肅然不敢輕動是日卒在城人家秤鎚充手砲以

擊羊馬墻外箚城之賊

同日孫中與賊打話賊云黃州已打破了汝國不還歲幣又何不受降孫中曰黃州已是空城矣不得以我蘄州比黃州汝是只要討歲幣如何却來打擄汝更不去我人馬會合來勦除必無路歸為汝各有妻孥在家番人云是不由我也

初六日據北隅守禦官林知縣申金人攻北

門一帶城壁甚急當日太守令與簽同通判
及二機宜士允領茶商射士百人前來策應
又調發陳興孫中貫率訓練官曹全郎下王
忝何佃陳信等百三十人縋城與虜賊交鋒
搶奪到攻城鵞其又燒毀鵝車洞子無數又
燒其填壕竹把子數堆奪到雲梯十餘張殺
死番軍無數我軍間被箭中傷
是日四門金人皆有雲梯臨城所欠麻索甚

多宗子趙希呂守宅地容三十名前來供事帳前連夜打索百餘條散四隅

是日東門亦得麻索之力穿三鬚鈎々奪雲梯五六張至夜知府遣梅必信三名催援兵入給錢一百貫借補承信郎三紙二鼓渡河行未及數步被狗吠逐而賊寨知覺攔截趕逐急走回州大意不順是夜遂不成遣

同日金賊窬穿倒羊馬墻數十堵西北一帶

尤甚大扛牛皮洞子至城下盡數被我軍焚燒

是日市上無麵賣州府各借麵店麥五碩

初七日望樓子報番軍已拽大陣分上下河橋前來窃恐攻圍城壁

是日自蔡汝霖齎權司張亨白旗前來已五日援兵並無消息金人復添黃州生兵數萬有五方新旗揷於廣教山頭郡人告急甚於

倒盡稟太守曰今與家以此身期與城爲生死急保城壁乃所以保妻子出遂糾率僉判趙汝標司法趙善暎衣朝服與在城寄居有官無官宗室詣

聖祖殿展

御容祭告祖宗諸族人讀祝至二帝之耻未雪今復遭其蹂踐處淚下如雨郡人羅列殿門之外聞之亦相顧淚下出詣三清殿又許

醮一百二十分願保全城壁是日虜賊又號哭我西南團樓亦如初四日殺狗以厭之至更盡時聞東門擂鼓聲須臾東門守禦官寮主簿嚴監轄申有援兵至太守親批令與發躬往辨認至東門見援兵數百人已渡河至羊馬墻內詰其子細皆云焦太尉遣徐統制等人馬前來策應諸軍破寨至此亦多有中傷者其中有一卒渡河失手死於東門亦言

廣濟縣被虜賊焚燒蕩盡太守喜一行人入城一例各唱三官統制犒設銅會五廿貫將官銅會三十貫押隊管隊撥發各十五千長行各五千是夜共散官會八百五十五貫文銅會百姓排門焚香以迎之又有富室爭持壺漿以勞之紛然而來惟西北一帶番賊不住以牛皮洞于遮護於羊馬墻外窩掘地道被各隅以火牛焚燒矢石交下賊不能安迹

是日鐵連枷木太重施打不及與褻又造手砲二百餘副分四隅差人於羊馬墻内抛打皆不近至晚各隅巡邏徹夜嚴無少怠

同日太守又犒守城兵民錢酒

是日攻西北團樓已擁衆登至半城有百姓方通用石頓於檻上此人以頭項起乘空版獨力推下石壓死番軍數人守城等盡敢打衆驚退時監戰樓官飛申太守犒支賞錢一

百貫文
初八日金人增添砲五座攻打西北團樓我
軍亦添砲二座打切緣本州城獨有團樓而
無馬面兩邊無對敵之地所以一意攻擊不
住
是日辰時太守枕報與衮曰攻圍甚急外無
救援之兵臣子之心義當效死矧凡在城守
禦官世受國恩當此憂危宜各盡忠戮力互

謀扺敵事定均為奏功併望示諸同官
是日金人又於露宇樓下竊穿地道與衮與
通判督將官江士旺沈祚貫率官兵於城上
分布以勁弩猱弓射之矢下如雨番人敗走
前去與衮即發兵百餘人下城追擊之斬首
三十餘人奏捷之時太守各賞追敵之軍各
十券唱官三資應城上弓弩手各賞五券亦
唱三資自是應有策應之兵人人奮勵迭遣

擊敵戎守戰者日有克捷
當日分武軍定徐揮萬衆等守西北團樓常
州提振守北門一帶
是日東門寨主簿嚴監轄與揔首梅必禮等
奪得雲梯二十量時太守支給賞錢二百貫
同日金人簽穿暑字樓又西門脅樓歲字樓
爲字樓五處不住
是日知府批諭諸處守禦官多遣人於城下

各取其穴對掘小孔道燒烟以注之與衮曰不穿入城内自窬穿者乃沿磚後取土意卸我磚非窬我城也評議半日太守力以為不然獨有阮教授乞差井匠數人就人所窬處女頭邊如掘井之狀以接其穴是日對着所掘之穴又以藥燻之其扇所燻之烟自下而上云我無奈何實迫於相公之命而已我在此逐些取掘若有意掘時腦了汝有酒時討

些與我契則不採士人李該聞需酒亟謀教官阮希甫曰可從其所需李該又云家間開藥鋪有些毒藥宜置酒中與契教授然其說送酒與飲是夜聞番吐之聲而果不採死在穴者有之諸處皆效阮教授之策金賊或有求羔食者亦茹之以藥又虜賊于暑字樓施放砲石日夜不住獨西門知府帳前與與蔡帳前左右鐵火砲最多甚至打至卧床屋上

幾於殉命或者云此有奸細不然何以徑打兩處帳前耶是日太守移軍帳於趙帝㞐家就本人屋廊下置局造箭以應諸隅之需是日四隅用過弓箭三萬隻弩箭五千隻與麥移帳於新寨

同日徐揮因入城自有乘馬被賊射死與麥自出己錢二百貫會買馬一疋以送之倅車亦以銷金鞍一副與之乘騎又以所乘之驢

與之以此固結其心為保守城壁計

初九日望樓子陳富報番賊拽隊臨西南團樓河畔當與與裘同阮教授親督將官陳興等弩手三十餘人又發太平弩手王公十五人茶商及射士等二十餘人又發訓練官李斌領敢死軍十五人迎敵已被擁衆過樓下翁穿地道射死番軍無數太平弩手王公等百發百中但其箭雖小又以毒藥塗其上屢

見此箭曰蠻子以筋射我時數番賊眼睛各中一箭隨即退走被聶友中李斌等五十五人下城夾擊虜兵大敗是日太守收捷報又批令與簽令夜宜更名壯士劫其寨柵以撓之無得坐受其攻也當夜訓練官李斌等以部領敢死軍十五人茶商三十人直趨對河虜寨以殺之連破十五六寨奪得番搭袋資糧二袋番綿裘五條皮靴弓箭等物又斫到

首級十餘顆
二更巡城罷通判與四隅守禦官阮教授林
知縣寨主簿嚴監轄統領孫中趨到帳前稟
太守曰昨日雖得八百餘人入來皆非用命
之人已分定地方更不上城守禦恐被誤事
太守於是杝銀牌告示百姓應有軍人在家
歇泊不上城守禦者先將安下人家依軍法
施行是夜人方勉强上城終不以社稷為念

為我堅守與袞等又白太守曰城外應援之兵令早得報已在青萬相去無四十里尚爾稽遲不進我蘄州生靈坐以待盡今金賊日夜逼迫窬穿不住攻之不退上禱皇天未加震怒下促諸將未肯奮前祖宗累積幾百年城壁與袞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與袞等與蘄民至此耶令夜縋縛十人催援兵破寨前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人可以突過

虜寨
是夜太守遣百姓張四等十人已過四五賊
寨其六人被賊衝回所有蠟彈皆與裦親書
與焦思忠鈐轄張亨權司及趙制幹官位承
節郎特改差准南轉運司催發綱運物料官
兼准西制置司准備差遣督戰軍兵馬趙灊
夫其蠟彈云如須刻不全則蘄州城必陷他
日罪有所歸催援兵過安慶府陳監丞與陸

察推炳所親見趙運屬聞之析一語之証天
實臨之
初十日番賊探西北團樓一穴已如此瓦窯
中間磚已卸數日人心驚駭恐其探透先用
排沙木造重城于汭以待之是日北門守禦
官董尉戡申令日選得有胆勇五十人願下
團樓撿所探之賊戡亦願躬自督戰與衮于
是從其說人各與酒一升給錢三貫以激其

勇是夜果大捷

同日百姓迎岳廟神於四門

其日虜賊攻城不住以至婦人女子各賈勇撇石與諸民兵相接擊賊飢渴不暇飲食

是日徐禅乞將兩獄大囚充敢死軍太守從之兩獄共二十有五人守西北團樓人各奮激願効死戰

是日北門守禦官林知縣亦告急被賊燒北

門吊橋當知縣委沈祚等八十餘人下城迎敵與家又調錢孫中江士旺與李斌等敗死軍一百人自西而北與知縣所調之兵夾攻虜賊得弓五張鎗二十餘條斫到首級三顆十一日番賊攻擊西北樓橫流砲十有三座每一砲繼以一鉄火砲其聲大如霹靂其日對砲市兵賈用因拽砲被金賊鐵火砲所傷頭目面劈碎不見一半又有同拽砲人傷者

六七其陣亡者太守每名支錢三十貫被傷者十貫西門樓亦被打碎垂空版十餘片與衮急遣統領孫中以皮簾易之屋上安排松枋如鋪樓之狀砲石打落其上人無所傷皮簾之後盡用磚石甃砌仍告示四門各相排護無使彼砲打傷我軍屋上各安土布袋三百隻以乘砲石

至午賊又擁衆燒西門吊橋又被我軍射退

同日賊攻北門與哀又同知縣林榮調發沈祚射退至夜又遣陳興訓練官王恭廂禁軍民兵百五十人下城前去西隅填塞生字樓窠子殺死番軍下濠及所到首級二顆并奪得鍬钁十餘柄軍兵等委是大捷

是日郡人聞黃州已破恐城難保怯者紛然欲棄城而走守倅力主與城俱亡之議衆又謂蘄不可守則賊必窺我安慶無疑倅車曰

不特安慶江西可憂事已至此守則亦死出則亦死不如與城俱亡太守同守遑而死吾輩職也

十二日番賊所掘之處地道益大既入穴洞中矢石所施不到至辰時金用氈幔雲梯併力攻打西南團樓自早至暮番賊欲搶上城阮教授希甫同陳興又用火牛燒之賊方退又以麻搭用水搭死火牛我以石頭拋擲之

彼則用鐵連頭目裹其體而任我之拋擲或閃於羊馬墻之屋下者矢石一住復入洞穴中窬穿

其日武定忠勇等軍以勢不可支陽曰焦太尉人馬到誑東門守禦官欲出門以迎之窬主簿曰不得州府指揮安敢放人縱得州府之命不得制幹批帖亦不敢擅放于是姦計不行復回地分亦未嘗加力迎敵惟民兵市

民廂禁軍守城而已

其日四門攻擊可畏援兵久無音耗番寨圍閉數百重凡遣催援者無路而出百姓稍有恐怯者士子執敎授手相顧流涕阮敎授曰希甫十餘口非特百姓也復來告急于與袞曰我亦有妻子十六口若保城壁則妻子亦得團圞豈意援兵今已多日杳然無耗萬一參差各為國而死奈何奈何于是揮淚而别

各守地分

其日家家焚香拜告天地小兒亦有拜昔

是日火牛已盡籮壁亦無得可析甚至逐家

刷藁薦二領以為之備

十三日虜賊擁衆攻四門甚亟諸軍皆說虜

賊令日大打城與衆親冒矢石督諸軍力戰

語將士曰令四圍皆是賊壘進退等死當從

死以求生軍士亦知其必死人人爭奮無不

以一當百虜賊已見外援不至覷我守禦之人單弱日添砲架數座攻打羽箭如蝟惟攻西北團樓最急石砲之後繼以鐵火砲其形如匏狀而口小用生鉄鑄成厚有二寸震動城壁其日對砲兵士詹進被砲打死至午時被金賊斧穿墻壁坐損女頭三座與簽即時調發諸軍士先以布幕遮所惱之處兩面用弓弩射之不與登城又併力用排沙木桿禦

爪縛戰柵與之臨自辰至酉虜三替生兵攻
擊不住
是日對敵百姓官民軍兵食不下咽以至擂
鼓無人與衮自步至寨中呼喚小兒二千餘
人每名勞以百錢蒸餅一枚賈勇擂鼓以激
士卒交戰自辰至酉不退
是日酉時虜賊擁衆兵士排杪木縫邊直登
我城有旗頭虜賊方上城間被茶商軍茶全

一鎗戳殺下城於是虜賊大敗而退莫敢進
者
是日又添造布幕十副
十四日望焦張兩司人馬更不見到滿城疑
之未幾只見賊射弩箭無限箭上朱字云池
州都統司造人心益憂度必與賊交鋒矣但
未知其勝負
是日西門攻打甚亟各隅軍兵皆有重傷之

人最是暑字樓下與西南隅樓鐵火砲相繼
及傷人最多
是日與袞督戰於露字樓挽弓同諸軍射賊
回身取箭間左髀亦中一箭方敷藥之頃而
董尉右手面亦中一箭董曰吾將家之後中
百十箭此亦常事阮教授曰苦哉苦哉倅車
教授曰此為國家矣幸不在要緊處可與二
公書於功賞簿事定則申倅車每聞一處有

敵則親自監督無敢畏避
是日有鄱陽客人詹太汪太黎太等十餘人為商蘄州因賊圍繞城壁不得出時時拽砲闕人行下四隅率單丁户盡充拽砲詹太等皆在其中時聞援兵不来事勢危殆詹太等與寕主簿係是同鄉人遂衆語主簿曰官人早作出城計寕主簿自云平時蒙太守知遇甚深賊至日太守嘗握手相語勉以忠義誓

死城郭之語到此但以好語遜謝戒詹太等云萬一汝自得脫急還鄱陽且勿驚我老親為囑又自出其所得乃父書與同官看亦莫不以忠義相戒

是日賊放砲不住西北團樓已成粉碎人不可近所幸團樓之內已用磚甃砌屢賊欲登城而上亦無自而入所有大囚敢死軍二十五人自辰時與賊于女頭交鋒賊上城者戮

死竟不得上蓋人心奮發心力齊故也
是夜徐揮為見賊勢益熾與常用畏怯不守
至三更領兵八百餘人潛地逃遁盡出南門
頭誑郡人曰官司調發我出城捉寨百姓驚
駭急來走報時都吏王達繼至告訴甚急與
家不候卒馬徒步走至南門已被打開鎖常
用登門方拽起吊閘之時與家多方禮問二
將曰若是捉寨時何用騎馬及帶婦女出城

汝若棄城而去百姓自守無虞汝等有何面
目更食官祿與哀情迫意切未免望闕遥拜
若告之曰汝不以百姓為念當以社稷為憂
汝曰我是策應之師如不入城則責不及汝
今既入城則當與城為存亡豈可打開鎖逃
遁汝等得何罪名全無州縣制節在外則為
策應在内則當守城壁汝等宜以宗社為念
不然則殺我而去不妨各人無說可答常用

曰欲要人馬守城宜多出錢以撫諭之貳車
繼至曰諸統制不可如此趙制幹所諭甚當
亟回兵守地分若能保全得城壁事定鉅與
太守一力保奏其功不小鉅當親為汝等稟
白君相力言汝等勞瘁之功與哀以宗社為
念與倅車曰每名聽徐揮等唱賜錢多少撫
諭其回倅車曰縱太守不認鉅出經總制庫
錢充支不妨制幹但穩心事定鉅自與朝廷

出豁阮教授與諸將曰甚好既通判制幹主盟宜早回城守地分恐彼處虛怯為虜賊所知於是徐揮自喝長行銅會三十千將官百千統制二百千是夜七名將校八百四十九名長行共支三萬六千二百七十貫文方始回兵歸新寨已四鼓矣太守即令支出上項所犒錢會付與衮躬親俵散十五日虜賊四門各打火砲入来獨西北團樓自早至次日

達旦火砲不住人心方皇皇虜賊攻城愈不可遏飛申本州太守批報云攻城方急可厚賞軍兵下城審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可以前進劫其寨柵以撓之誠之覆司理光是夜南門守禦官阮教授遣陳興等百五十人自支錢一百五十貫犒設是夜劫中賊寨奪歹數把殺死番軍甚衆與衮又遣孫中曹全茶商軍等人共百三十餘人自西而南與

救援兵夾擊攻打賊盡逃濠走

十六日賊擁衆增添兵馬分布四門夾擊攻打城壁姦計百出添立砲座矢石交下如雨委是危急與衆買率士卒多方抵敵雖城已竊穿一十餘處獨十三處最大終不能便陷我城至日午時喜得一雨滿謂可以使虜賊退遁以保全生靈不意火牛被雨燒燎不着又虜賊以濕氊搭𦂳火頭至二更風色不順

辛巳泣蘄錄

賊又以火砲石砲相繼攻打民兵無容足之地遂被虜賊以雲梯登城不委徐揮一隅之兵畏怯不戰只令本州新刺敢死軍二十五人獨留當抵地分遂至寡不敵衆被虜賊擁上城壁殺死二十五人而徐揮常用等八百四十六人棄城先遁人心皇駭遂至虜賊上城分兩頭將守城人殺戮與衮急追徐揮至八字橋而水深不可過追趕不及但背後大

罵徐揮常用配軍汝棄我城遁走與裒計無所施惟搥胸叫苦而已復思蘄城數百萬之生靈急遣二卒分頭飛報守倅與夫四隅官前來策應倅車先到新寨而屬兵尚未敢下城太守繼至新寨調發西門統制孫中與夫統制江士旺陳興曹全部下廂禁軍茶商軍敢死軍李試等戮力巷戰于新寨須臾寨内火焰四起被賊追殺至南門守倅與與裒及

同官自此各不知存亡去向但聞孫中屬聲
喝令諸軍鬬殺報答國家數聲而已其江士
旺孫中即為虜殺賊遂擁衆分頭攔截趕與
衮至城之東南角上其賊先叫知府通判趙
制幹在何處可出來受降不然活捉來剮了
當是時虜騎滿城韋身衣軍人緑布衫衮在
亂軍中越更有餘痛楚悶仆既甦視左右積
尸皆身首異處獨背後又有一衣緑布衫者

僂仆僂起即視乃同官趙司法善典也與褣
先時在園中捍禦已被中數箭及跳過羊馬
墻外隨逐百姓渡河赴水其時月明又被虜
賊兩面夾射于項上右脅左臂連中三箭幾
致仆地遂使妻徐氏與兒女一十五口無餘
處死卒驚賊手痛不忍言加以出身文字留
在客舍片紙不曾帶得盡被焚蕩與褣言之
至此顙天莫聞惟有痛徹心膂而已

與哀　切照番賊攻圍蘄州前後二十有五日

守倅衆官晝夜親自擐甲登城督勵官民兵

對敵死戰及遇夜出城劫寨梟到番軍統領

首級奪得銅印生擒番軍馬匹攻城砲具雲

梯鍬钁焚燒鵝車洞子及用草牛火燒拒虜

賊不容上城屢使敗退竭盡心力無所不至

只緣寡不敵衆計無所出至十六夜二更徐

揮帶俐領兵逃遁其所守城地分無人把守

遂被虜賊蟻附登城四隅守禦之人一時驚駭潰散當下蘄州失守與家與司法趙善䀹身衣軍服遂得於積尸中死而復活半夜奔從南門逃遑自用源步直趋費龍嶺路天色漸曉㳂路借問援兵不進之因或言權司張亨路鈴焦思忠陳輔朱　　虎䘕文蔚王振等兵在高山既至高山則云在松楊橋至松楊橋則云在青蒿至青蒿則云在草坊至

草坊則云在石龍坡至石龍坡則云在四祖山至四祖山前則云在太湖縣至太湖縣則云在小池至小池則云二項人馬一則張亨之兵畏怯不進為虜所覘至十二日被賊徑搶其寨以致大敗一則焦思忠陳輔之兵被趙瀛夫之所牽制畧無進意十二日夜二更與權司張亨兵走歸安慶府其路上人又云十三日有許都統俊之兵已到濯港是時黃

梅縣率百姓宗室共百餘人焚香攔拜乞其
人援蘄彼則曰朝廷差我策應黃州即不留
策應蘄州云我已得朝廷文只令我固守江
面微笑不顧徑自渡江而去其它如朱虎之
兵則止於三角斗方等山去城七十里王振
之兵則止於羅田縣往來蘄春界內祝文蔚
之兵止於桃樹山之間去城五十里遞皆相
持不進又有如袁海之兵方前而王宰之兵

隨郡皆未嘗有入城之心太抵驕兵貪利所
過以擄掠為事寇至則安坐於高山畏怯不
前寇退則聲鼓驚趕其後以收復為名城內
倉庫廩取未盡者席捲之而去及沿路擄掠
以至婦女耳環不待取而連肉掣下有甚於
寇者不止一端而已故前乎援兵之未至越
二十有五日而城不陷者實本州官寮民兵
同守之力後乎援兵之既至止得數日而城

遂陷者實緣揮常用不用命之故與夫諸將相持不進之罪以此可見使援兵併力解圍於二十五日之前蘄城委無可破之理使蘄亦如黃州不能為二十五日之守則自舒以及江面諸州深為可慮又不至此與家等一介書生平時不習軍旅倉卒寇至蒙守倅委使糾率官民戮力守禦幾及一月與衮闔門一十五口均與守倅而下骨肉盡淪沒於賊

手卹報國家其於忠義可謂盡矣諸將反以佚罰冒賞自謂得計可予與家昨者赴訴制臺驗傷之後即乞放令伏闕亟為蘄民訴此冤痛制帥惻然謂虜既退遁蘄州不可一日無官姑俾攝倅貳之職力任經理之責安集流歸之民未免忍死一行亦欲訪問知通同官眷屬之存亡與夫妻兒之遺骸於是辭不獲已拜命星奔還望蘄城乃知童統制治壘

屏起一例焚毀無從辨認全城之日不忍舉目官民屋宇倉場庫務盡成煨燼骸骨山積枕籍河井終不能稽攷惟撫手掩面痛哭而已及後來多方體問則知賊勢橫潰之時太守李國録與秦通判等遇賊于子城之十字街各以自隨之兵冒死鬭敵是時死傷畧盡太守奔歸郡治呼骨肉令速赴水自盡其二機宜士允自三更上城後已不能返顧其親

太守尋廻就設廳引劍自刎倅車亦歸倅廳厲聲呼吏人劉迪急令人放火燒諸倉庫不得留與賊人遂拔一室自焚其時白袍猶未脫體其三子將士復同時就盡時有老兵牽倅車之衣以出火場尚喝老卒曰我為國死汝等可自求生阮教授臨危之時聞有寄居武臣挽其受降叱曰我豈為此哉即時歸衙先遣其子女赴井然後自拔于廳前井中此

見於教授廳節級鄭五之所說判官趙汝標與知縣林榮嚴監轄剛中甯主簿時鳳于事急之際相語曰我輩守城闕調幾及一月滿謂援兵之至可以保全城壁豈謂使我輩遂至死地邪我輩自為之計可也若見番賊必無全軀相率投身于城河內而死至今人皆能言之夫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蘄之守倅而下寧有愧于

辛巳泣蘄録

此昔有如惠民一倉實李守之所剏糴米三萬石當時議者孰不曰此倉不可剏恐為後人陳腐之累而李國録確意為之令歲增一萬石以為後人補虧之助及蘄一破應為庫守不留片瓦惟此倉獨存自令饑民流歸者賴此存米故得不死以見憂國念民身殁之後人被其澤如此嗚呼有善不敢蔽不善不敢匿平時享國厚禄一旦能以死報國家者

幾何人哉事變已定或反議蘄之生靈遭其荼毒皆太守不縱其早出之過且虜寇至圍逵數百匝使如諸公之議百姓先死于二十五日之前而不在二十五日之後蓋虜既臨城出亦死然使堅守于內而待援兵于外則守固未必死也令之死正在于外援之不至豈應歸咎於其守而不出況使當時城未破而先殺老小必又有張皇之責矣天下之

事履而後知未嘗親歷其事其可輕議哉此張巡許遠之受謗韓昌黎為之不平也令則與裒等二十五日調發堅守之勞不足道闔門十五口骨月之淪亡與夫守倅同官全家之屠沒亦不遑恤以至宗室宗婦宗女百姓子女為之生檎而去者又不足言矣惟是社稷安危之所係為大諸將之所誤莫如蘄州言之使人痛哭不足而繼之以血何則使當

時徐揮常用之兵不入則百姓各以妻孥爲
念盡力死守豈肯一鬨而散城固未必陷也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未已虜賊固可恨而諸
將豈能使百姓無憾耶且徐揮常用之入城
終始七日每以領兵欲出爲辭恐嚇州家邀
取厚犒暨至十六夜領衆棄城奔遁至於大
聲疾呼明告虜賊令放出一條生路與我夫
你自入城圖取金帛故破城之後有被虜人

開諭賊酋曰我不解便打破你城是你大軍自棄與我且我明日十八日也自要去了果有此言則使當時徐揮常用十六夜不棄城自遁與夫焦思忠張亨不畏怯走歸龍舒則虜賊安得自有此語令則千里之民皇皇然若有虜寇再至之憂且謂賊去之日又言秋涼必為取安慶府計令百姓戲窺相告咸謂兩淮自此終無寧日由是扶老携幼賣犢買

舟為渡江計又况今春虜人之破關一日一
夜之頃行三百餘里深入内地如履無人之
境今長淮平坦畧無阻礙旁蹊曲徑彼所盡
知城壁關隘既未盡脩兵甲器械又未盡脩
歸正餘黨所在尚存萬一秋涼復起覬覦而
不由關隘而由他途則銜枚疾趨舉足之頃
入吾堂奧矣雖有遠水其能救近火耶况蘄
之金帛子女不啻數萬計虜既席捲而去至

於二郡造舟之人與夫造弩之匠百工技巧悉爲生擒而行此其爲謀必不淺矣又聞淮之耆老皆言虜人寇邊未有得志如今日之甚如其狃勝而復來遺民又無死所矣近者流歸之民皆感泣而來言曰某等與司理同死生患難令蘄之守倅將官士子百姓同時爲國就盡獨所存者司理一人而已若司理緘默而不爲我已死之民直言其事窃恐上

下蒙蔽朝廷莫知再為他日之禍而國家用將終為此書所誤司理亦為泉下之罪人矣請與家直書始末以訴冤憤欲使觀者知蘄城之陷非郡官士民無備之罪實皆援兵之所誤爾與家災患餘死不敢愛呼天一鳴以祈省覽且為他日之考證云

李茂欽死守蘄城併殺其家無志最堅受禍最慘戎罪其志有餘而材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為郡告示金陵軍及境而不恤郡急池陽軍怯而不進雖有張巡許遠之才不得霽雲萬春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邦數萬騎之虜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為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亡於逆亂設渠辭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議從古則然要之久而自定

昌谷曹彥約讀泣蘄錄為之霣涕

按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子講學嘉熙初賜謚文簡宋史有傳

蘄為江淮要衝被兵寇者屢矣唐乾符間刺史裴渥延王仙芝黃巢入城遂以僨事宋之亡也管景模以城降明崇禎癸未張獻忠屠

城勢如振槁未有官民士卒戮力同心如嘉定辛巳之役者豈非李侯忠孝悱惻有以撫用其民而共事諸君子素聞大義相與助而成之也與袁趙君効力行間城陷之日脫身走制帥伏闕訴冤制帥令權通判因為此錄痛定思痛讀之令人流涕然其後卒以此城追罪宋史稱與裕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蓋亦非其實也予友喻石農

俻閲於漢陽黃氏予因鈔而存之以備蘄之文獻焉

乾隆甲辰嘉平邑人陳詩跋

嘉定辛巳八月二日壬午褒贈立廟錫爵指揮

勅送到樞密院關樞密院奏淮西制置司申照對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據前權蘄州宣教郎安慶府太湖縣知縣劉褒狀申開具到蘄州州縣官及因賊死難之人劄付本司更切契勘有無全家死難人數保明供申本司遵稟行下蘄州知州從實契勘供申去後回

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權知蘄州趙
汝擢狀申遵稟專委承節郎安慶府蘄州巡
轄權兵馬都監張偉逐一契勘去後令據本
官狀申照得一項契勘應宗室之家有無被
害見存嫡親人數緣即無被擄人回難以尋
問外有外州縣官全家死難人數開具申州
除已行下宗室遵長司喚上見存在上宗室
契勘別狀供申令具下項州司亦已具一般

文狀供申樞密院照會所據武經郎特差淮
西兵馬鈐轄權知蘄州趙汝擢狀申備録在
前伏乞亟賜
敷奏將逐官襃贈仍録其家以為忠臣死節
者之勸伏候指揮
一知郡李誠之與令人許氏男二機宜士允
姪九機宜士宏二房媳婦孫女二人婢僕
五人全家死難有長男偶留婺州東陽守

家見在

一通判秦鉅與男二人將仕婢僕五人私僕三人全家死難有男秦浚見在仕盐城知縣

一忠翊郎蘄春知縣林棨與男婦宅眷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九扶護孺人靈柩先歸鄉見存

一儒林郎州學教授阮希甫與男三人女二

人婢僕共十一口全家死難見有兩男在
廣德軍居住

一迪功郎判官趙汝標單騎在任死難有母
親令人宅眷併男女各一人見在衢州不
曾在任

一迪功郎知錄杜諤先已身故未離廨舍有
男三人姪一人孫一人婢僕共七口死難
有女杜氏被擄走回見存

辛巳泣蘄録

一保義郎新蘄春知縣童蒙正未交割身故有男三人宅眷共五口死難有姪二人被擄走回係童統制將帶歸濠州前去

一從政郎司理趙與褒得脫性命獨存有孺人徐氏縣主太保四人妳子四人婆〻婢僕安童共一十五口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蘄春寫主簿時鳳並孺人男女各一人婢僕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一人

與父甯宣義見在寄居饒州
一武翼郎駐泊都監張廣並女一人死難有
孺人一人被擄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兵馬監押温玉女壻外甥婢各一
人死難有孺人一人被擄走回見在
一修武郎兵馬都監趙師琯全家十口死難
一成忠郎在城監務梅營全家四口死難
一忠翊郎本州監岳廟李俊全家死難

一承直郎蘄口監鎮嚴剛中係本州牒委上
城死難有宅眷與男一人孫一人見存
一忠翊郎蘄水縣尉董戡本州牒委上城守
禦並宅眷同入共七口全家死難有男一
人見在建康府董各分侍下
一秉義郎鄂州武昌酒稅安允恭全家死難
有男安邦才見在並張氏孺人被擄走回
一承節郎添差酒稅朱思恭全家死難有男

朱世明見在

一成忠郎嘉興府新城酒税姜應春全家四口死難

一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坦然全家六口死難有孺人鄭氏男景世隆媳婦郭氏共三人被擄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本州監廟劉忱全家死難

一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安上全家七

口死難有兩女兩男長秦邦俊次秦邦漢
被擄走回
一訓武郎本州指使錢珪全家死難
一進勇副尉本州指使王明全家死難
一帳前佩印官前獨木巡檢保義郎李鈞因
差出部押鴈軍官會至張都統寨門被擄
死有孺人并男見寄居黃梅縣
一進勇副尉本州使臣鄭俊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新安慶府宿松主簿梅必勝全家死難

一借補迪功郎戴㮚全家一十口死難有妻李氏被擄走回

一高州文學祝棣上州文學祝遂良各全家死難

一新三胡巡檢承信郎雍顯单騎死難

一迪功郎本州監廟程思周全家死難

一守禦主兵官統領進勇副尉孫中統領承信郎江士旺統領進勇副尉李告訓練官曹全李彙統領進勇副尉林安仁統領進武校尉鄧宗統領進義校尉王文明統領進武校尉吳宗政各係巷戰死難有老小男女各在本鄉

一前池州醫藥飯食脩武郎戴翱被擄走回有妻男孫女婢僕共一十三口死難外有

長男女使安童各一人走回
照得寄居官李俊等一十一員並借補戴栩
添差朱思恭被擄走回戴翻並難以推恩
施行及司理趙與褒因身出城已行追罷
外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
脩撰仍各追賜紫章服特與三名迪功郎
恩澤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於本州

令戶部各特賜銀絹二百匹兩給付各家
李誠之妻許氏特贈令人男士允特贈通
直郎姪士宏特贈承務郎媳婦孫女各特
贈安人秦鉅男秦浚灌特贈通直郎林榮
張廣趙師琯各特贈三官各特贈一子承
信郎恩澤阮希甫特贈通直郎仍特與一
子登仕郎恩澤趙汝標甯時鳳各特贈承
務郎各特與一子上州文學恩澤杜鄂特

贈承務郎童蒙正特贈秉義郎內杜郛童
蒙正仍令本州津送各歸寄居州軍温玉
梅侌董戡各特贈三官各特與一子進武
校尉恩澤巖剛中特贈三官特與一子下
州文學錢珪李鈞各特贈二官各特與一
子承信郎恩澤王文明特贈承信郎與一
子下班祗應恩澤鄭俊特贈承信郎特與
一子進義副尉恩澤孫中李吉林安仁王

辛巳泣蘄錄

文明吳宗政各特贈承節郎江士旺特贈三官各特與一子下班祗應恩澤鄧宗特贈保義郎特與一子進義校尉恩澤曹全李櫜各特贈承信郎各特與一子進義副尉恩澤李俊安允恭姜應奉景坦然秦安上劉忱姜必勝祝棣祝遂良雍顯陳師周並令本州各委官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朱思恭亦仰本州契勘如本

州係外州軍居即與津送其歸仍令吏部
日下出給合受告焚公據限十日繳申樞
密院
勅送到禮部狀承司封關節文准嘉定十五
年正月九日樞密院劄子奏淮西制置司
申乞將李誠之秦鉅褒贈以為忠臣死節
者之勸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

辛已沿革錄

脩撰仍各追賜紫章服特與二名迪功郎
恩澤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事本部
尋遵送太常寺詳酌內脩坐
聖旨指揮施行具狀申部去後今據本寺申
准速送下承司封關節文正月五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
廟本寺令遵依前項

聖旨指揮令擬封下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
通判秦鉅合同賜額立廟令欲擬褒忠廟
為額合行降勑一蘄州知郡李誠之合擬
封二字侯爵令欲擬正節侯合命詞給告
蘄州通判秦鉅各擬封二字侯爵令欲擬
義烈侯合命詞給告所據太常寺擬封在
前伏乞
朝廷取旨賜額加封施行伏候指揮二月四

日奉

聖旨依禮部施行

李誠之告詞

勑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蘄春雖介

在疆埸然所恃以為險者六關也朕命憲

臣往專備禦之責而措置疎畧負我使令

爾儒紳之望〔闕〕分符守以孤城而嬰虜鋒

蓋亦難矣慷慨激烈盡其命義闔門死難

朕甚痛之迺加論撰仍躐崇階爵之通侯
廟食厥土賞延於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
心非慕名祿國家之澤當峻其章今茶卯
纍纍未足為爾寵將滅此讎虜始足以慰
九泉也可特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

秦鉅告詞

勑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蘄春雖在介疆
埸然所恃以為險者六關也朕命憲臣往

專備禦之責而措置疎畧負我使令爾相閫之華屬承郡事孤城岌岌莫抗虜鋒銖佐其長服節守義父子同殞朕甚哀之迺加論譔仍竄崇階爵之通侯廟食兹土賞延於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禄國家之澤當峻彝章今冢卽纍纍固痛在閨門而榮在九泉也英概如存尚克欽以可特贈朝議大夫秘閣修撰

阮希甫等告詞

故儒林郎蘄州教授阮希甫可特贈通直郎

故迪功郎蘄州防禦判官趙汝標可特贈承務郎

故迪功郎蘄州蘄水縣主簿寗時鳳可特贈承務郎

故承直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

辛二五 斤 录

兼烟火公事嚴剛中可特贈承事郎

勅故阮希甫等嗚呼蘄水之禍朕固聞之而盡詳其人也邊臣以名來上則汝等皆死其職以及其家冤乎痛哉一至于此耶殆于王事禮有加等超昇京秩官其後裔忠魂如在尚服光寵可依前件

李士允等告詞

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男士允可

特贈通直郎

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姪士宏可

特贈承務郎

勅故李誠之男士允等爲子姪而從宦莫樂乎五馬之榮汝等獨罹兵鋒共死邊壘京秩之貴豈能汝榮亦姑以塞予之悲耳可依前件

秦浚等告詞

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男秦浚可特贈

通直郎

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男秦濬可特贈

通直郎

勑

故秦鉅男浚等蘄春嘉郡士大夫樂于宦

游況為貳車之子弟哉令或反是汝等與

罹其禍此朕所以盡傷也畀之京秩尚庶

幾泉下之榮可依前件

附録

宋史

嘉定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治舟於團風弗克濟遂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遣別將犯漢陽軍寧宗本紀

甲申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權殿前司職事馮榯將兵駐鄂

州京東忠義都統李全將兵救蘄黃將不果行同上

三月丙戌朔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丁亥金人破黃州淮西提刑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死庚寅李全自楚州引兵援淮西癸巳扈再興引所部趨蘄州乙未詔京湖制置司趨援蘄黃己亥金人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及其家官屬皆死之同上

癸丑金人退師扈再興邀擊敗之于天長鎮
甲寅晦人敗之同上 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而北李全遣兵邀擊敗之
十五年春正月癸丑立李誠之廟於蘄州甲
寅褒贈蘄州死事官吏錄其子孫有差同上
夏四月壬午詔蠲蘄州今年租賦同上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
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

為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
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國子學錄以
言罷起為江西轉運司幹辦司稱提會子第
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為憂使者
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令乃齟齬如此
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為
予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
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

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
誠之曰脩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
城壁而增益之脩樓櫓築羊馬教閱廂禁民
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
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
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
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
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

行年七十那又何求那又何求獨欠一死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逆擊遇於橫樣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計蘄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

人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
攻西門射邦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疑
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
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
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
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
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榯援二郡榯至境
逡巡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

兵巷戰殺傷相當于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殁于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

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畧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着白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等可自求生掣手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灊從父皆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

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贈頟褒忠贈
浚澤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授阮
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
寗時鳳録事叅軍兼司户杜諤俱贈承務郎
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
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
郎卜軍士李斌等皆鬭死司理叅軍趙與裕
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

而全家十六人皆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黃州之臨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

馬忠義列傳

劉克莊聞何立可李茂欽訃二首初聞邊報暗吞聲想見登譙與敵爭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絕救兵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鬚傳聞死尚

握州符戰場便合營雙廟太學方令出二
儒史館何人徵逆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
夫疇昔曾同幕西望關山涕自濡後村集
按後村跋袁元量司直詩辛未壬申間予
任南昌獲交李君國録字茂鄉後以死守
蘄州者當此茂鄉為江西轉運司幹辦使
時詩中所云疇昔同幕指此
宋史趙方傳蘄黄繼陷詔趙方遣救方亟命

許國保鄂邑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
興軍之蘄之璽山同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
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
會李全等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
擒其監軍合答

賈涉傳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
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爲濬繼
金人破黃臨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

天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瀼渡盡殲金人于淮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徐揮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問涉蘄揮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

趙葵傳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時金人陷蘄州督至天長數十騎出山椒葵

帥楊大成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癸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癸帥罕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偉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人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為敵所乘遂遁

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鬬葵繼進殲金兵數千
敵併力向再興葵率土豪祝文蔚以精騎橫
衝之金人僵死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
離斂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
黎明四面奮擊喚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
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拔戈降叛所掠子女
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
金史宣宗紀興定五年二月辛未僕散安貞

以兵出息州破宋人于淨居山寺拔黃土關

四月丙寅僕散安貞破宋黃蘄等州壬申俘

宋宗室七十餘口獻于京師

僕散安貞傳五年二月安貞出息州軍于七

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

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

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團兵五

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

遣輕兵分為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巔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奪黃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虜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

讀辛巳泣蘄録感賦

有客示我書一束云是辛巳泣蘄録作

者曾是當時擐甲人二十五日歷〻身所親十萬金騎薄城下往来硬探馳快馬指揮將士號令明萬人鼓噪聲震乱去年築惠民倉今日泣安民堂燼殫一出無消息千古同痛張睢陽城上烏尾畢逋深林月黑群鬼呼我讀此編重徘徊從来濟變非無才他時文相因陸相死煌〻兩傳勞龔開君不見蘄州樓堞

辛巳泣蘄錄

暮江曲至今生氣凜在目憑弔蒼茫有
幾人題詩好寄陳愚谷黃梅喻文鏊
謀人軍師敗則死史傳剛存數言耳覥
縷誰述危城危血淚淋漓補青史憶昔
嘉定十四年淨居山寺生烽烟蘄陽二
月初聞警諸公力障江淮境五關一破
何披猖雲車直逼羊馬墻朝禱三清殿
夜禮孝弟王驕兵悞我非天亡龍舒援

兵望不至武定援兵亦奔潰王辛衮海
遠隔松陽橋可憐一炬城堞焦積尸林
裡緑衣人骨肉灰燼餘一身忍死偶脫
人鮓甕傷心重對鴻雁民同官遺骸莽
烟霧搶地招魂趙與裕出城追罷罰已
苛奪關求援吏尤誤怯將如逦不加誅
一腔熱血洒何處漢陽策繼雯
黃土關下鼓聲死神光觀前燧烟起渡
辛巳泣靳錄

淮直逼羅州城一日夜行三百里白髮
太守稱能軍白袍通判同苦辛金汁鍋
飛萬牛火鵝車洞燒雲日昏焚香告天
天不顧蠟丸望斷龍舒路三角空屯朱
虎兵萬金坐索圍城賂可憐蘄陽城寧
為李秦死不作徐常生萬死一生趙司
理血淚淋漓書滿紙殘燈無焰風刮天
掩卷傷心舊桑梓君不見八字橋應援

將士斬關逃又不見十字街趙家杯土
收遺骸至今麟麓龍磯上褒忠廟貌高
崔巍邑人陳詩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寇邊邊報至蘄州圻守李
公戒將吏僚屬預偹戰守偹二月甲子敵絶
淮而南臨六關圍黄州蹂蘄水縣公命出兵
邀敵遇於橫槎橋破之居數日敵擁衆臨沙
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隍水
焚戰樓皆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
衝為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

餘鳥獸散敵雖屢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傅城下圍之數重敵燔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卒數十人奪所佩刀三月丙戌朔敵攻西門射郤之有據胡床督衆者斃以一矢敵造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以示之既又使人来脅降吾守者公命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敵以攻俱進我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當者糜碎烟焰所及蕩為飛埃夜則壯士搆

其營每輙克獲居數日敵攻北門鋭甚我之
師縋而下勦其人毀其梯衝既又迭攻吾西
墉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志於我會
黃州失守復鳩其醜類以来我之將士軍民
殊死鬪無一毫退阻意敵技窮垂遁矣不幸
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判將復導賊以登辛丑
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
嗚呼公邈然一書生耳使其雍容朝宁論説

古今不過以德人莊士目之　憑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陣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無不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於閫師幕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耳某敬佩其言一日有詒書廟

堂以縻捐自誓者公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耳可輕以許人乎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友曰吾以書生再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人何求獨欠一死耳迨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勢迫不得已而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見利思

辛之一立新衆

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兼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亂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豈非以死生之際惟義是狥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以自斷而不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其涵養乎居接物容色睟穆歙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凛凛焉不可回奪其久從公游覘之

熟矣嘗竊以所謂仁以已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為使其見用於朝居扶危持顛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極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才計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圻以扞賊有蔽遮舒藁之功而某獨謂公之一死足以激昂臣子之心

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師是以往
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耳還視一
時邊鄙之臣蓋亦惜死而逃者矣竄雀偷生
亦不免含愧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沒而義
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為無極是亦豈不六
深可貴耶始公之議守城也通判州事秦侯
鉅教授阮君希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叅酌
籌畫則軍事判官趙汝標知蘄春縣林榮主

篛寗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領孫中江士旺
监轄嚴剛中是數人者藏守不同人品亦異
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首亂自全者事方
急時或説寗君出城以追難寗曰平時辱太
守深知賊至之日携手丁寧勉以忠義令可
員之乎觀寗君此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
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道矣公既闔門殉
難兄之子士洪適來省親亦與焉某時憂居

辛巳泣斷碌

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衆人曰
天必不絶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昭以
先返舍獲全噫天道之可凴若是哉初公爲
惠民倉屬其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
舍俱蕩滅而此倉巋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
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救飢殍活生靈可謂
不仁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爲賢
聞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勝數賴

天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於時故龍圖閣學士四銘表公既銘其藏士明復謁其表其墓某以為表公之賢其言足以信萬古不待表而見也獨念生平與公交踰金石某可默無一辭輒叙所聞與銘誌所未及者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而起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

忠竭節自期涖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正大光明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